

無獨有偶

■開明文學新刊■

無獨有偶

——三幕笑劇

吳天著

無 獨 有 偶

民國卅七年十一月
初版
民國三十八年六月
再版

每冊定價・五五

印刷者

開明書店

發行者

上海福州路
開明書店
代表人 范洗人

著作者

吳天

有著作權 * 不准翻印

登場人物

馬伯潤
馬仲達
馬太太
馬惠蘭
紀小姐
喬奈
費正行
項楚文
丁慕蓀
小張
陸會長

陳保長
洋服店老闆
差役
男僕
女僕
來人
另一來人
警察
遊人
衆賓客

幕 前

觀眾席燈暗，鑼鼓聲起。

漸明，景現——一個西洋景的鏡頭圖案。

人聲：往裏頭看來，往裏頭瞧！

請看那敵偽時代的玩意兒真好笑。

真是假來，假裏還有假。

大漢奸，小漢奸，小小漢奸都來到。

往裏頭看來，往裏頭瞧！

請看那敵偽時代的玩意兒真好笑。

你騙我來，我騙你。

是非不分，黑白又顛倒。

往裏頭看來，往裏頭瞧！

請看那敵偽時代的玩意兒真好笑。

……

〔在鑼鼓人聲中，幕啓。〕

〔衆演員作驚恐莫明其妙狀——猶如呆照。與本劇結尾時同。〕

〔舞臺燈光驟暗。〕

〔當燈光漸明時，一個店面呈現在觀衆面前。〕

第一幕

民國三十四年夏末，上海。

馬伯潤附的協昌商店的店堂。

門虛掩着，廚窗裏看不見什麼貨。在那個時期，百物看漲，商家都不願貨色脫手，寧願沒有交易，因此，馬老闆索性把店門關了，自己坐在家裏看店，何況他更有重要的原因：他的店裏現金週轉不靈，頗現捉襟見肘之狀。

馬老闆，這個視錢如命的小老頭，他原是個鄉下小地主，爲了鄉下不靖，把全部財產帶到上海來經商，他做過各式各樣的生意：跑單幫，做股票，放高利貸，可是全都虧了本；最後他選了認爲最有把握的事：開店囤貨。

這裏便是他化了點錢弄來的門面。

他和他的女兒馬惠蘭住在樓上，本來的二房東項楚文住在後房，這是他們預先講好的：店面讓給他，留一小間給二房東。

幕閉的時候，我們的馬老闆正在伏案打算盤，突然面現憂慮之色。

馬
〔喃喃自語〕買進八十，市價一百，昨天一百二，今天早上一百五……下午是——〔作疑問狀，走去打電話〕喂，你們哪兒？……請潘先生聽電話，哦！你就是……我是「協昌」……

是的，是的，今天的行情怎麼樣？……大多少？……是的，我想，我想，進一點……（猥瑣狀）自然了，我的胃口不大，幾千匹就可以……要現款嗎？……這末着吧，我那一百股「美亞」這兩天動也沒有動，就賣了它吧！……費，費……馬上要來單？好，好，（放下電話，坐下，得意之至，忽然倏地起立，憤憤地跑去查看藏在屋角廚裏的一相現款，一聞人聲連忙收起。）

〔費正行上，一個洋場少年，做做揹客之類的生意。〕

費 馬老闆。

馬 怎末樣？

費 〔兜攬生意〕有一批貨色真便宜，買下來篤定穩賺，那邊因爲頭寸緊……馬老闆，怎末樣？有意思嗎？

馬 〔笑，不信任地〕正行，哪一次你不是這末說的？

費 可是哪一次你都沒有買。這一次……我要是手頭寬，我就買進。（故作惋惜）唉！

馬 〔心動〕真可以賺錢？

費 誰騙得了你，馬老闆，你這末精明！

馬 〔喜〕到底是什麼貨色？

費 士林布！開價一百六。

馬 哦，我剛進了點兒。

費 誰的來手？

馬 大順。

費 「點頭」唔，唔，厲害！

馬 「得意」怎末樣？他的價碼比你低。「教訓地」做生意，要講信實，正行！

費 「冷笑」哼！哼！好吧！「他走了出去，馬搖頭，大爲反感。」

「門口丟進一封信，馬看，由於不太明白，皺眉仔細研究。」

「這時項楚文推門進，項是一個四十來歲的人，他很拘謹，也很老實，見他來，點頭爲禮，一面拿了信去請教他。」

馬 項先生，你要出去？「把信遞給他」請你看。

項 「難於啓口的樣子」馬老闆，我想跟你通融五十萬塊錢。

馬 五十萬。「不即回答，急於知道信的內容」這封信！

項 「實在沒有辦法」要不，四——四十萬吧！

馬 「面有難色」……對不起，現在銀根緊，兩毛，三毛，都沒有地方借，我欠了慕老的錢，還

不知道拿什麼還他。

項 就算房子上的，我的股款。

馬 這個，都進了貨了。

項 一點兒辦法都沒有嗎？

馬 〔搖頭。〕

項 〔惋惜地，好意〕馬老闆，你怎末不留點現鈔？

馬 留現鈔？項先生，你真外行，貨色天天漲，日日漲，留現鈔有什麼用？

項 我剛剛聽正行說，外面貨物猛跌。

馬 〔不信〕不會的，他的消息沒有我靈！

項 這可是真的，馬老闆，說是政府要壓平物價。

馬 〔笑〕這些話騙鬼，我剛到上海的時候會信，可是現在——〔搖頭〕越漲越壓，越壓越漲。

項 說是要統制，要調查，要登記。

馬 〔自以爲理由充足〕我們將本求利，他總不能沒收我的貨色，你說對不對？〔得意〕老門檻了。

項 不過，馬老闆，要不是有個原因，人家怎末肯賣出？

馬 那是因爲——〔有點狐疑起來，繼而泰然〕不會的，不會的。

項 〔看信〕瞧，商統會來的信，〔看信〕貨色要登記。

馬 不是要錢吧？

項 不。

馬 那就好了。

項 〔看信〕登記之後……用官價收買。

馬 什麼？那我不登記。

項 過期不登記，查到沒收。

馬 我就還來幾匹。

項 幾匹也一樣。

馬 〔呆住〕……

項 我看，馬老闆，你還回鄉下去的好。

馬 鄉下？你以爲鄉下可以安居樂業？幾畝地完租也不夠，除非你是什麼官，家裏有人當鄉保

長。〔忽然想起〕噯，項先生，陳保長有沒有跟你說過？

項 房子的事嗎？

馬 他說這房子是他的，你不能讓給我。

項 「忿」這變成我占了他的房子？

馬 他說他代表大房東。

項 房東在重慶。

馬 他說了，你就得信。

項 看樣子又是錢——

馬 這個錢可得由你付，項先生。

項 我？

馬 好在你房子上有錢存在這兒，項先生，你是老上海了，這點規矩你不會不懂。

項 不過……要是不是太多，你還是把我這筆錢提出來吧！

馬 不忙，不忙。你倒是說，「指信」一定要登記？

項 可不，馬老闆，還是趕快辦了的好。「走上樓去，在門口」我那四十萬塊錢，務必請你設法，正行有個朋友要打南京來，他要點錢化。「馬搖頭」我出利息好了，三毛。「馬勉強點頭，項下。」

「馬拿起那封信來看，越看越急，越急越沒辦法，他好像熱鍋上的螞蟥，在屋子裏亂

轉，不知所措。」

馬 怎末辦？……這，怎末辦？「當他走到掛在壁上一面人家慶賀他開店的穿衣鏡前時，他猛擡

頭，看見自己的嘴臉。」

馬 「對着鏡子裏的自己苦笑」你說，我該怎末辦？

「費上。」

費 「幸災樂禍」馬老闆，怎末樣？你是不該進貨的，要是你肯跟我打聽打聽，也不會吃這末個大虧了，你說對不對？「馬不理，費下。」

「馬驀地坐下，十分悲切的樣子，看着架上的貨色。」

「突然，像一陣風似地，樓梯口捲出了一個花枝招展的少女，她今年不過十七八歲，可
是由於愛好摩登，打扮得好像一個婦人，濃得過分的脂粉和口紅，加上耳環手鐲腳鐲，不免
有點妖形怪狀。說起話來故意嘤聲嘤氣，竟成了上海人所常說的那種「十三點」人物。她就
是馬老闆的女兒馬惠蘭。她一出現，就用那種由電影上學來的搖肩扭腰的姿態走向父親，手
裏拿着一張很考究的請帖。」

爸爸，今兒是不是七月十六？「看手中請帖」一九四五，七月十六……

馬 怎末了，你問這個？

蘭 我們有個「派對」。

馬 「派對」？

蘭 P A R T Y，「派對」。

馬 「仍然不懂，只搖頭。」

蘭 他們說就要禁舞了，前天青少年團打了南市的賭場，就要打舞廳了，現在只好私人開「派對」。

馬 「明白了，厭煩地」哦，那是舞場老闆的事。

蘭 可是，爸爸，今兒已經是十六號了。

馬 啊？

蘭 下半個月的月錢。「嬌態。」

馬 惠蘭，我真不懂，跳舞有什麼意思？這種時候還跳舞？

蘭 啊呀，爸爸，你也反對跳舞，難道你也做了官？

馬 做了官倒好了，你就不知道你爸爸過的是什麼日子，渾身背的債，幾個錢全繳了捐：營業稅，所得稅，印花稅，建設捐，清潔捐，保甲費，救火費……數也數不盡的捐和稅，這會兒新花樣又來了，說是要登記，連捐稅也不讓你繳了，真把人活活兒給逼死。「搖頭自嘲」要

不是棺材貴，你爸爸一定要自殺。

蘭 哎呀，爸爸……嚇死人了。（以手掩胸，好像真地嚇壞了。）

馬 可是，惠蘭，放心，你爸爸丟不下——（意指貨色。）

蘭 我。

馬 你嗎？你去——「派對」去吧。

蘭 可是錢？

馬 我哪兒有錢呢？

蘭 你有貨，還有，你藏着現鈔。

馬 「驚惶」瞎說，你爸爸到上海來了兩年，霉也倒夠了：放利，人逃了；國香煙，發了霉；股票虧了本，現在只剩下這引店，所有一點貨不夠還債，就靠貨色往上漲。

蘭 爸爸，你就不懂得做生意，人家陳景泰一齊鄉下出來的，現在洋房也有了，汽車也有了。

馬 那是因為他做了官。

蘭 你不會也弄個官做做。

馬 「感慨係之」我也這末想，可是誰來請教你，沒有路啊！

蘭 路是錢鋪的，爸爸！

馬「起勁」怎末，鬼了頭，難道你有什麼門路？快說，快說。

蘭「故意賣關子」我不過是說說罷了。

馬快說，說出來，我給你錢。

蘭「完全做生意似地」多少？

馬如果真有門路，你要多少，我都給你。

蘭好，這話可是您說的，爸爸——我有個同學，他是周佛海的乾女兒的媽媽的乾女兒。

馬「大喜」真的？那你快去想辦法。

蘭可是錢——

馬「一聽到錢，又遲疑起來」等到事情弄成功了，一定不短你一個子兒。

蘭可是現在——您先給我五十萬塊錢。

馬「十分爲難」五十萬塊錢，我哪兒來這末多錢？

蘭那，我怎麼好去找她呢？人家是汽車進出，看戲，跳舞……

馬「爲難」這末着吧，我先給你十萬，這還得我去想法子——不過你下半月的月錢可沒有了。

蘭那怎末行？這是額外。

馬啊呀，連你也要我的附加稅？「忍痛」好吧，就只一次，你上樓去等着我。「惠蘭真地上樓

去了，馬偷偷地去廚內拿出那隻箱子，可是惠蘭卻在樓梯口，探頭偷看了一眼，當他正要拿錢時，有人敲門，他慌忙又藏好。誰？

〔他去開門，進來一個政府官員模樣的人物，挾着一個大皮包。〕

來人 幹嗎把門關上？

馬 貨賣完了。

來人 胡說！〔指着架上貨〕這是什麼？

馬 〔陪笑〕留下的幾匹，明天賣。

來人 要賣黑市是不是？

馬 〔驚恐〕不，不。

來人 那你幹嗎不開門？

馬 我們的貨實在太少，賣完了就要關店。

來人 關店？你們呈請了批准沒有？

馬 這個，這個——

來人 拿公事來。

馬 公事？